



澗河水

陈允豪 著

澗 河 水

陈 允 豪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· 1 9 5 7 ·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中篇以抗日战争为背景，描写两个青年所经历的不同道路。

青年弟兄李光太、李光平，由于政治認識不同，因而選擇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。哥哥光太对国民党的“抗日”存着幻想，盲然离开革命搖籃，跑到国民党統治区去。可是幻想破灭了，他被迫当了特务，内心十分痛苦；弟弟光平则在革命的鍛煉中逐漸成長起来。在一次战斗中，光平突然被捕，国民党特务命光太劝說弟弟叛变。不成，竟殘酷的命光太充当枪决光平的劊子手。光太更深刻的認識到国民党的血腥本質，遂不顧一切的杀死守卫人員，和弟弟一同逃出魔窟。这个经历了殘酷、曲折道路的青年，在血淋淋的现实教育下，又回到革命怀抱里去。

潤 河 水

陈 允 豪 著

※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 011 号

华文印刷局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※

書号 1531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3 1/4 字数 62,000

1957年11月第1版

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3,000 定价(6) 0.28 元

目 次

1. 父母兄弟	1
2. 長夜漫漫	9
3. 良师益友	19
4. 黑店作坊	27
5. 犯人奇遇	36
6. 洪炉微火	42
7. 非常时期	53
8. 暗箭难防	63
9. 人兽关头	76
10. 孤雁归来	85

1. 父母兄弟

十六架日本轟炸机在东城和西城丢炸彈。城很小，震天动地的爆炸声浪，把大街上的玻璃門窗震得十块十碎。大街上冷清清的，行人都躲进屋里去了，只有新四軍的警卫部队三三两两的在屋簷下巡邏。

裕康布店的老板李守康，气喘吁吁的上完了十八块排門，把两扇大門关得紧紧的，上了門門还不放心，又在門后疊了一張方桌、两把交椅。关定了門，走进櫃台，先把櫃台上那疊标着“金沙余記”的白布收拾好，捆了个繞花十字大綁，然后他抹着額上的汗水，吁了一口大气，瞪起大眼，象軍官下作战命令似的对着他老婆喊叫：“死人，快把它扛到洞里去！”

老女人被炸彈吓呆了，瞪着眼睛，站在青龙招牌背后，象段木头樁。男人一喊叫，才把她灵魂喊归了竅，她連忙扛起一大捆白布，象头母牛似的，不声不响，吃力地一步一步走到院子里去。

李守康还在手忙脚乱的收拾貨架上的各色布匹。他在貨櫥角落里抽出一大块紅布来，布上有一行用黃紙剪貼的大字：“鹽城民主街青年抗日救国会”。李守康狠狠地把紅布朝地上一攢，又自顧自的去捆扎东西，老女人走来把紅布拾了起来。

李守康的女人是個賢妻良母，一天到晚埋著頭，手不停的做活，從來沒有同誰吵過架。街坊鄰居和她相處得很好，都叫她“李大奶奶”；說她好福氣：兩個兒子又聰明又能幹，人樣長得也好；丈夫又是個老老實實的生意人，煙也不抽，酒也不喝，從賬上忙到櫃上，也不用一個伙計。李大奶奶每次聽到鄰居們的稱贊，自己也很得意，就微笑着，隨口說聲“托福托福”。可是，近來她眉頭老是緊皺著，臉上很少露出笑容來。好象有了什麼心事似的。這時，她把紅布拾了起來，剛用手拍去布上的浮土，就被男人看到了，李守康一肚子火氣正沒處發，見到這情形就罵開了：

“老不死的，你也去參加青救會吧！讓我一個人養你們好了，老子翹了辮子，看你們靠誰吃飯！”

“我的好太爺，少說幾句吧，真把他弟兄倆逼得去進什麼抗大，當了兵，我們這兩把老骨头靠誰送終！”李大奶奶平時寧可自己被老男人打一頓，也不願兒子挨一句罵，加上近來日夜擔憂，怕兒子去當新四軍，因此，更不讓老头子在兒子面前說半句重話了。

李守康剛要接嘴，忽然一聲天崩地裂的巨響，他連忙收住了已到口邊的粗話，本能地將身子伏在一大摺布上，又用雙臂把布摺團團抱住，好象怕它們飛走似的。

一顆炸彈落在對門新昌雜貨店的院子里，震坍了兩間屋子，壓傷了一個店員。李守康只是受了一場虛驚，屋頂上震下來的泥沙洒了他一身，連那頂戴了十多個冬天的黑絲絨帽子也變成了黃褐色。总算菩薩保佑，老夫婦兩個一根頭髮也沒

有损伤。

老两口子把捆扎好的布，搬进了后院挖好的地洞里。接着李守康也爬进了地洞，坐在布捆上大口大口的喘气；李大奶奶却没有爬进去，她抖抖索索的在堂屋里一尊江西瓷的观音菩萨面前烧香点烛，嘴里还喃喃地叨念：“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家光太、光平两个不懂事的孩子……”点好三支香，又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，才爬进地洞里去。

敌机飞走了好久，两个儿子才回来。虽然脸上身上都是污泥，但却没有受什么伤。李大奶奶合起双手，长长的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。她对老男人深深的望了一眼，看到他脸色不象要骂人的样子，才放心地到灶屋里去烧水，给儿子洗脸洗脚。

敌机在城东抗大驻地丢了几十个炸弹，房子炸倒了不少，亏得校方早作准备，一大清早就把学员转移到郊外上课去了。城里的居民，也都早已做了防空准备，所以没有什么大的伤亡。可是敌机在城西登瀛桥附近民船集中的地方，丢了四颗炸弹，炸沉了十多条民船，死了不少人。青救会员和巡逻的新四军战士们一起救起了几十个沉船落水的人。在这场救护工作中，光太和光平都是积极参加的人，所以他们回来得很晚。

李大奶奶在锅屋里烧水，听见堂屋里起了争吵声，声音越吵越大。是不是老头子又憋不住了？不是的，老头子公驴似的嗓子一点也没有。光太的声音顶大，好象在演讲；光平的声音低一些，但是很急促。

李大奶奶把一盆洗脸水端进来放在桌上，抱怨的说：“洗

洗臉吧！不要吵了，弟兄倆一天到晚吵吵鬧鬧的，象个什么弟兄！”

平时光太是頂爱整齐的，每天早上洗臉、梳头、照鏡子，总要化上二十来分鐘。可是，这时候，尽管左額角上还留着一大片泥巴，他也顧不上去洗臉。仍然高声的对着光平說：

“你不能侮辱蔣委員長，皖南的事是顧祝同、上官云相干的，不應該隨便推到蔣委員長的身上去。明天，我非把蔣委員長的画象再挂上去，看你們把我怎么样！”光太說着話，摸了一下头发，看到手上有泥，就把手伸到臉盆里去。

“哥哥，你想想，这是会里的决定。你要把它挂上去，是違反紀律的。同时，人家还会說……”

“說什么？說我反动派，說我頑固派，我才不怕哩！我——不是国民党，二不是三青团，我只知道抗日救国。蔣委員長是抗战領袖，你們就不能隨便侮辱他！”光太打断了弟弟的話，非常气憤的說。

老头子在整理从地洞里拿出来的布匹，靜听着两个儿子的爭吵，一句話也不說。李守康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。一年前，光太和光平在鹽城中学毕业以后，他把店里的伙計辞掉了，希望两个儿子能好好的做他的帮手，把布店的买卖担当起来。他常对儿子們說：“国家大事有人管，我們小本生意人，只管做生意，这是本分。”可是儿子沒有順着老子的心意做。近几个月来，更是不对勁了，兄弟倆都参加了青救会，成天开会、宣傳，店里的事一点也不問了。这使李守康很伤心，这就是他对青救会不滿的主要原因。可是，近来他又有了新的打算，他

看出弟兄兩人雖然同進同出，一起開會，一起演戲，但大兒子的心向着重慶，小兒子的心向著延安。他想：既然我这个小庙里关不住这两尊菩薩，就讓他們飛吧！要是是一個在共產黨里干點事，一個在國民黨里干點事，都謀個一官半職，將來共產黨得天下有我的份，國民黨得天下也少不了我李守康。有時他甚至想：現在是三分天下，紛爭未定，要是我再有個老三，在老汪那里也按上一個子，那才是門門不落空哩！這是李守康的算盤，因此，他遇到兒子們爭論國家大事時，總是若無其事的靜听着，有時也順着雙方面的意思說上一兩句，不苦惱了。

“我看你們兩個都對，國家大事本來是各人有各人的道理，誰是誰非，誰也搞不清！”他認為這樣的話，兩個兒子都可以滿意的了。哪知道事實並不如此。

“不對，爸爸，你說得不對，真理只有一個。顧祝同、上官雲相沒有蔣介石的命令，他們敢這樣做嗎？一定的，一定是蔣介石下的命令。再說，皖南的事才發生幾天，日本飛機就來大炸鹽城，這是配合，這是國民黨的大炮和日本人的炸彈雙管齊下，這里边一定有鬼。”光平本來有滿肚子的話要說，但受了城區青救會主任顧強同志的指示，要他耐心的團結好光太，不要鬧翻，因此他和光太說話很費斟酌。這時，一聽老头子這種此亦一是非，彼亦一是非的騎牆話，他反而有些耐不住了。

光太已經梳洗完畢，光平端起盆把髒水倒掉，到鍋屋去重新打水。光太用刷子刷着棉衣上的泥，一邊刷一邊自言自語：“一定，一定，這也一定，那也一定，好吧！我在這裡是有口難分辯，你們人多嘴多，我呢，是個傻瓜，心裡想啥就說啥。你們

把我当反动分子，当顽固分子好了，你们开除我好了，抗日救国不限定在你们这青救会里！也不限定在这盐城！”

李守康把一捆布扛在肩上，向店堂走去，听到大儿子最后的两句话，老头子低下头来，偷偷的笑了。

光平端着半盆水，走回堂屋，听到光太的话，心里直发急，手一抖，水泼了一地，险些把盆打掉。

“这叫什么话，你在会里，谁不欢迎你！你搞文娱工作有成绩，顾主任在大会上也表扬过你，今天去登瀛桥救孩子的事，又……”

“算了吧！我才不在乎什么表扬呢！你们明天开大会斗争我好了，我顽固，我反动，……”

“吵什么？吵什么？”一阵清脆爽利的声音，把光太的话打断了。

进来的是一位姑娘，圆圆的脸，鼻尖上有几颗雀斑，鼻梁稍稍有点塌。可是这个姑娘是很可爱的，红润健康的肤色，爽朗明朗的性格，尤其是那种大大方方洒洒落落的风度，使人感到很亲切。

“淑英，哥哥又在说那张画像！”光平看到淑英进来，好象在敌我相持不下的战场上突然开来了一支增援部队。

光太把脸转了过去，看着屋顶，睬也不睬。

王淑英很尴尬，她和光太弟兄在盐城中学念书的时候，和光太感情很好，虽然没有明确的谈过什么爱情的话，但晚上两人时常在城墙上溜到深夜。同学都說他们是一对儿。去年，两人毕业离开了学校，但还是常来常往，感情还是不错的。可是

自从去年秋天新四軍到了鹽城，三个人参加了青救会以后，这几个月来情况显然起了很大的变化，在会上和会外，对一些时事問題，人生觀問題，淑英和光太时常爭得臉紅耳赤，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漸漸地淡了。光太呢，他自动的和淑英疏远，不要說两人談心了，就是青救会的活动，他也故意躲开淑英。尤其是今天早上青救会會議室里除下蔣介石象的問題，淑英和光太針鋒相对的爭得难解难分，最后淑英爬上桌子除下了蔣介石的象，把孙中山和毛主席的象并排的挂起来，光太就气鼓鼓的独自一人走了出来。光太剛走到后街，敌机就丟起炸彈来。他伏在一个土堆后面，一刻儿，听說登瀛桥下炸坏了民船，他就一鼓勁的奔去，看到河里有个孩子拉着一块船板在哭叫，他就跳下一只空船，撑过去，把孩子救了起来。这时敌机还在向下面不断地扫射呢！

“好呀！光太同志！”光太听到喊声，一回头看到淑英在喊他，淑英和光平在一条船上，也正在救人。光太滿肚子不高兴，把孩子抱上了船，就把船攏岸，想走掉，但被青救会主任顧强喊住了。救完了落水的人，顧强又同他們談了不少時間，光太和光平才回家。顧强和光太談，只是表揚他見义勇为的行动，一字也沒有提那張画像的事，可是光太总覺得自己受了委屈，也沒有兴趣談。他有自己的“哲学”，他認為有意义的事，就去干，也不需要人家表揚；象今天救孩子的事，他認為是大丈夫的行为，是值得做的。上月，青救会里动員大家到城牆上去拆城磚，砌大众劇場的座位，他就沒有去，他認為这些事情沒意义，是泥水木匠做的事。演戏、唱歌、做街头宣傳，他都是

积极分子；可是，去年秋天青救会和新四軍一起帮郊区农民收庄稼，会里动员了好几次，他都没有去。“人，应当照着自己的意志来生活！”这就是李光太的人生哲学。过去他把这种“哲学”向淑英、光平宣传，他们都很信他的话。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，光太觉得自己成了光棍一条。光平、淑英和大家一起热烈的笑着、跳着、工作着、生活着；光太都觉得自己的心弦越来越不合这个交响乐团奏的调子了，孤独的感觉象霉菌一样在自己的血液里繁殖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光彩，没有快乐。

淑英进来，他不想和她讲话，只默默地看着屋顶。

淑英一看这个情形，就知道是为了什么。她对光太和光平两人的了解，真象她对自己的了解一样。她是爱过光太的，现在爱情在无声地消失中。光太故意的躲开她，她曾主动的去接近他，想帮助他扭过头来，她想挽救爱情，可是这些努力都是白费，光太总是老声老气的回答她说：“你，你也来教训我了！”淑英经过了多次努力，觉得自己和光太象过去那样情投意合的日月，已一去不返了，但她还是硬着头皮去接近他，不愿让他走到更糟糕的路上去，这不仅因为自己是青救会的委员，是共产党员，而且旧日的情谊也促使她这样做。

“光太，今天晚上鲁艺在大众剧场演‘破旧的别墅’，我们一起去看好吗？”淑英抛开了正题，她想改变一下屋子里的空气。

光太大概感到再这样不理不睬也不是个了局，就回过头来轻轻咳了一声，象要说什么，但一接触到淑英闪闪放光的眼睛就说不出口来了。屋子里还是一片沉默。

淑英看到了光太回过头来的脸，脸色是异常的苍白，象久病的人刚从床上爬起来似的。

“受了凉吧？”淑英体贴地问。

“没有。”光太慢悠悠的吐出了两个字，连头也没有动一下。

光太这时的样子完全变了，刚才和光平争吵的时候，象头好斗的公牛，现在却象一只憔悴的没有奶水的母马。

“晚上你们去吧！我头痛。”光太说着就慢吞吞的走进房去，和衣躺在床上，把被子和一对枕头都拖来垫在自己头底下，好象还嫌不够高，又把两只手也反剪着垫在头下。

堂屋里光平和淑英默默无言，眼光交射着，好象在互相询问：“怎么办？”

2. 长夜漫漫

两盏汽灯发出“嗤嗤”的声音，灯光只能把舞台照得半明不暗，观众座上一片漆黑，两千多个坐着的站着的人把戏院塞满了。这时间正是寒冬腊月，西北风从屋顶两扇通风窗口呼啸着竄进来，可是人多、心热，谁也不觉得寒冷。

新戏“破旧的别墅”还没有开演，台上是鲁艺音乐系的合唱队在表演，演唱的是“黄河大合唱”。今天，他们在这院里唱这首歌，已经是第七次了，有的人，已经听过四五遍，但还是愿意再听下去。台上正在唱“风在吼、马在叫……”的一段。王

淑英和李光平肩并肩坐在最后第三排边上，淑英右边坐着一个战士，大概是連队文娱活动积极分子，台上在唱，他在下面不停地揮着手臂在打拍子，头还一搖三摆的，紧张的时候两只手都揮动起来，碰在别人身上他也不觉得。淑英把身体挪了一下，讓出一点地方来，使这位热情的音乐指揮有施展的余地。

“光太真会把秃头的象挂起来嗎？”光平在淑英的耳边輕輕地說。台上的歌声他一点也沒有听。

“不会！会里有人在值班；他，他也不至于如此。”淑英斜垂着头，答复光平，也象自己在对自己說。

“黄河大合唱”結束了，那块紫紅色的幕布放了下来。报幕的姑娘很有礼貌的走到台前：“同志們，休息十分鐘，大家唱歌吧！”她清脆的声音，也象唱歌一样。

“抗大女生队来一个！”

“軍政治部来一个！”

“一、二、三，抗大女生队快快唱！”

啦啦队活跃起来了，場內站起了十多个气势汹汹的啦啦隊長，領着大家一字一拍的喊。

今天魯艺是演出單位，观众中間，抗大的女生队自然地成了众矢之的，不唱是不行的了。于是唱了个“打大仗”，剛唱完，台上哨子响了，幕拉开了。

“他真会走掉嗎？”光平憋不住，又低声問淑英。

“只要我們努力，他不会走。”淑英說着話，心却在发抖。光太走掉，这太可怕了，碰到这想法襲来的时候，她总是尽力避

开它；“不会的！”“不会的！”“他和那边没有什么关系！”她常用这些不很有力的字眼来打退可怕的念头。

“会，他会走掉的！”光平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差一点叫了起来，一抬头，看到前面一个战士回头在看他，他连忙压低了嗓子，凑着淑英的耳朵说：

“‘二姨子’上个月还有信给他！”

“什么？”淑英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‘二姨子’。”

淑英只觉得背脊一阵凉，急忙把光平膀子一拉，就站了起来，从密密麻麻的人堆中挤出去。光平也紧跟着她走了出来。

走出剧院，西北风迎面袭来，淑英牙齿格格打架。她找了一个避风的牆角，拉着光平坐了下来。

“二姨子”是三年前鹽城中学訓育主任袁志仲的外号。袁志仲也是鹽城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。他好修飾，头发总烫成波浪式，生发油涂得亮光光的，脸上搽的是“四合一”香粉，走进课堂，就是一阵触鼻的怪味，嗓子又是尖得象猫头鹰叫，学生们就替他起了个外号叫“二姨子”，在苏北，二姨子是指生理上又是男人又是女人的那种双性人。

袁志仲很想拉攏光太，在毕业的那一学期，找他谈过几次话，说准备等光太毕业后把他保送到南京中央大学去念书，并且还要介绍光太参加国民党。因为光太的志愿是想在大学毕业后，做个“自由”的戏剧演员，跑遍全中国，因此不愿参加什么党派。“二姨子”也没有勉强他。这些事情，光太都对淑英细细的谈过。后来战争发生了，一切都变了，“二姨子”也上重

庆去了，事隔三年，杳无音訊。淑英一点也不知道袁志仲写信給光太的事。

“信你見到嗎？”

“他給我看的。”

“信上怎麼說？”

“說他在重慶大學里當教授，叫光太去上大學，還說叫你和我也都去。”

“光太怎麼表示？”

“他說路途不便，他要好好考慮考慮。”

淑英喘了一口氣，對光平看了一眼，抱怨地說：“你為什麼不早對我說，你也沒有對顧強同志說過？”

“沒有。”光平低著頭，象一個塗髒了課本、站在老師面前認錯的小學生，訥訥地接著說：“我怕顧強同志誤會。”

“為什麼不對我說？”

“你，你會告訴顧強同志的。”

淑英看著劇院頂上通風窗口吐出來的燈光，沉默了片刻，忽然緊緊握住光平的手，堅決地說：

“走，去找顧強同志，你把一切都告訴他，一點也不要隱瞞。現在只有黨可以挽救光太，我和你都沒有辦法了。”

可是事情已經遲了。光太在淑英和光平到劇院以後，不到半小時他就穿上了棉袍，一個人偷偷地溜出了鹽城。臨走只向父親要了二十塊銀洋，說：“我走了。”這一句輕輕的話象一個巨雷似的突然落在父親的面前，李守康一下子怔住了。雖說光太的出走，已是意料中的事情，可是他沒想到來得這麼

快。他怔怔的望着儿子，虽然已经是二十几岁的人了，个子也不矮，但他从来也没有单独离开过家呢！何况这一去吉凶如何，也实在难以预料。能象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在国民党里挣得一官半职，固然是好；可是，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，保不定不出个什么岔子……李老头想着，连忙爬起身来，走到儿子面前，一把抓住儿子的手。儿子的脸色很苍白，但是很坚定，好象一切都安排好了似的。李老头的紧张的心情又慢慢地安定下来，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，说不定儿子这一去真能弄上个一官半职呢！再说，已是这么大的人了，何必还把他当小孩子呢。他往好里一想，就又觉得一切都没有什么了，虽然乍然离开，多少还有些舍不得的情绪，但一想到儿子的前途，就很快地克制了自己。因此，他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只用沙哑的嗓子嘱咐了一句：“胆要大，心要细，千万不要去冒险啊！”就抖抖索索的从箱子里数出二十块银洋来塞到儿子手里。

光太没有再说什么就走了。善良的母亲还蒙在鼓里呢！

李光太急急忙忙的赶着路，走过九里窰，穿过阊门镇。夜雾沉沉，寒风如箭，他把围巾绕了两转，遮住了耳鼻。这一段路是家乡熟路，他也不用问一个讯，闷着头，一直向西疾走。

汗水一阵又一阵的在棉衣裤里渗着，肚子越走越空了，口又渴，在路边小河水用手捧了几口凉水喝，他懊悔没有吃晚饭，也没有带一点干粮。又走了一段路，只见前面路边一间小屋里露出微弱的灯光来，他急步走去，想买一点什么吃的，就是喝一碗热水也是好的。走近，只听得磨声隆隆，簷前挑着一根竹竿，上面挂了三个草圈，这是乡村豆腐店的招牌，光太满